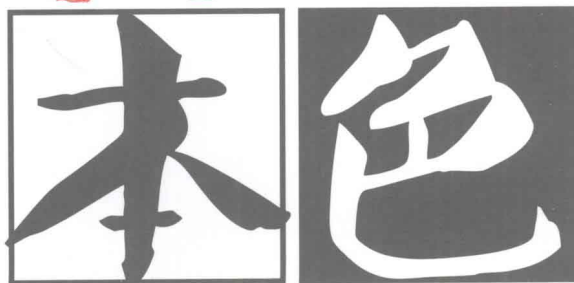




〔美〕何天爵◎著
谢旻◎译

中国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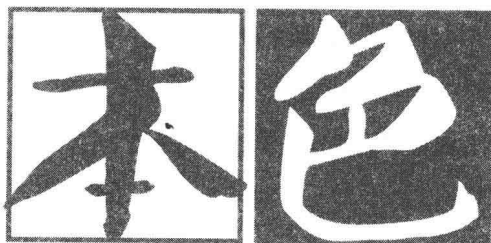


The Real Chinaman

一位清末的美国外交官，看出了中国人的“本色”，
自私、冷漠、死要面子，自大且又自卑……
中国人，你还要带着这种“本色”走多远？

美何天爵◎著
谢旻◎译

中国人的



 哈尔滨出版社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人的本色 / (美) 何天爵著; 谢旻译. — 哈尔滨: 哈尔滨出版社, 2012.5
ISBN 978-7-5484-0787-4

I. ①中… II. ①何… ②谢… III. ①民族精神-研究-中国 ②民族心理-研究-中国 IV. ①C95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25851 号

书 名: 中国人的本色

作 者: [美] 何天爵 著 谢 旻 译

责任编辑: 杨 磊 孙爱萍

责任审校: 李 战

版式设计: 中天华唯

封面设计: 异一设计

出版发行: 哈尔滨出版社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社 址: 哈尔滨市香坊区泰山路 82—9 号 邮编: 15009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网 址: www.hrbcbbs.com www.mifengniao.com

E-mail: hrbcbbs@yeah.net

编辑版权热线: (0451) 87900272 87900273

邮购热线: 4006900345 (0451) 87900345 87900299 或登录蜜蜂鸟网站购买

销售热线: (0451) 87900201 87900202 87900203

开 本: 720mm×1000mm 1/16 **印张:** 13.5 **字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4-0787-4

定 价: 26.00 元

购买本社图书发现印装错误, 请与本社印刷部联系调换。

服务热线: (0451) 87900278

本社法律顾问: 黑龙江佳鹏律师事务所



前 言

有位老太太，独自一人居住在格林山脉的深处，方圆数英里内不见邻里，然而，与世人一样，她自得其乐。在炎炎夏日的某一天，一位陌生人来到她门前，想讨杯水喝。老太太询问陌生人从何而来，当被告知家住波士顿时，她惊声叫道：“天哪，您住在那么遥远的地方，该有多么孤独啊！”在她的概念中，波士顿就像是一片荒凉之地。或许只有这历经日晒雨淋的小木屋，才是她心中那小宇宙的中心。

如同这位老太太，我们也总是倾向于用自己构建的一套标准去衡量他人。别人正确与否、明智与否，都取决于他们是否符合我们所建立的标准，抑或与我们的标准背道而驰，我们全然不理睬自己的这些标准和模式是否专横独断，是否建立在极其狭隘的个人背景之上。

在我们看来，千百万中国人不经大脑、完全机械地重复着夏天穿单衣、冬天套棉衣的行为，抑或按照某人的意愿，在规定的某一天共同更衣的做法，这些都让我们觉得可笑，甚至还为此嘲讽奚落他们。然而，在美国和欧洲，成千上万的高雅贵妇们也在那些匪夷所思的时尚的诱惑下，盲目地效仿一些奇装异服，并且狂热到了极点。这两种行为之间有什么区别吗？倘若有的话，两者之间，谁又更明智一些呢？在你给出答



复之前，请先看看这些奇装异服吧，它们完全破坏了女性与生俱来的优美形态与线条。如果你愿意，不妨再进行如下比较：中国人依照某人的命令在季节交替之时更衣的做法，同两大洲半数的人口无视自己的个人品位与美感，盲目追逐那或许起源于巴黎或伦敦贫民窟的奇异服饰的行为相比较，两者到底谁更明智？

对于他们，我们有必要多一些不同角度的审视，少一些目光短浅、心胸狭隘的批判。毫无疑问，如果我们能以他人看待我们的眼光和标准来审视自己，情况将会好很多。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从更高的境界、更为准确的视角来品评自己和他人，如果我们能够摒弃个人评判的标准，以一种理想而规范的审视标准去衡量他人，那么情况将会变得更好。更为宽广的视角不仅能使我们的判断更为精准、合理，而且还有着更为深远的重要价值。这样做将使得人们愈发仁慈友爱、愈发宽容相待，愈发领悟到人类的团结与崇高。然而，遗憾的是，眼前的状况远未达到这一水准。

轻易地批评与指责中国人远比客观全面地了解他们要容易得多。东西方之间相互接触了解的历史还太过短暂，机会也太少。对于中国，我们的很多信息都源于主观想象与猜测，并非来自明确的事实依据，因此，对于中国人及其做法的种种误解与丑化也就在所难免。然而，中国绝对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入考察和研究的民族。现实生活远比任何形式的虚构与想象都更加丰富有趣，对于中国人来说亦是如此。那些热忱的研究者真正关注的，是中国人那永久传承、固定成形的独特性，而不是那些为大众所熟知的、经过一系列歪曲和讽刺的中国人的特性。

本书的写作目的，既不是为了辩护与致歉，也不是为了责备与批评，更不是为了歌功颂德。本书只是一个对中国和中国人的客观解释说明。本人曾经在中国居住多年，和中国境内各地、各个阶层的人们都有过一些接触，并和他们建立了十分亲密友好的关系。本书旨在展示我自己在



中国生活的体会与感受，着力描述与阐释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一些重要而显著的特性，同时也向人们说明，一些在我们眼中如此突兀、怪异的思维方式，为何在中国人看来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本书力图从大视角出发，立足几个要点，粗线条地描摹出真正的中国人。

全书穿插了许多具体事例，希望能够透过它们使本书更贴近生活，更生动有趣，更易于理解。所有事例都是客观的事实，不带有任何修饰与夸张。如果必要的话，我可以给出每一件事例发生的真实时间与地点，以及涉及的人物的姓名。

尽管中国人身上有一些缺点与怪癖，但是他们有着更多的优良品质以及令人钦佩的性格特征。随着岁月的推移，年轻的一代牢牢地继承着他们的这些特性，其变化非常缓慢。中国将有美好的未来，而且在世界发展的潮流中，中国也必将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有谁不能深信这一点，那么他就不可能真正地了解中国。

何天爵

1895 年 1 月 1 日写于纽约



目录



前言 /1

1. 导言：中国！中国！ /1

2. 宗法制度 /17

3. 语言文字 /32

4. 家庭生活 /48

5. 社会生活 /60

6. 宗教信仰 /74

7. 封建迷信 /90

8. 辫子 /106

9. 司法制度 /117

10. 官民关系 /1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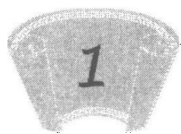
11. 教育与文学 /144

12. 礼仪和礼节 /158

13. 商人与商计 /172

14. 穷困阶层 /185

15. 财政体系 /196



导言：中国！中国！

三十多年前，中国开始跟西方相互熟悉、相互交往。中国签署的承认欧美各国存在和利益的第一批条约距今也只有五十多年的历史。然而那些条约仅仅起到了一般性的介绍作用，缺乏建立和维护双方友好关系等具体条款。如果中国对外国人和外国商贸开放的口岸仍然只局限于沿海的三四个城市，如果外国人在中国境内游历的自由仍被严格禁止，如果各国的外交使团仍不能常驻北京，如果我们的外交使团依然只能滞留在军舰上、停留于中国的南北海岸，如果这些现象都还存在并且持续存在下去，我们西方人就永远无法全面地了解中国人，而中国人也不可能深入认识我们。

1842年8月29日，中国与西方列强签订了第一个条约——《中英南京条约》^①，直至1861年《天津条约》^②的签订，外国人在中国的处境大

①《中英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与外国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清朝在与英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战败。清政府代表在泊于南京下关江面的英军旗舰康华丽号上与英国签署《江宁条约》，又称《南京条约》。——译者注。

②《天津条约》是清咸丰八年（1858）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国、法国、俄国、美国强迫清政府在天津分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文中的签订日期与史实不符合。——译者注。



致跟前面所述一致。此后，外国外交使团才得到常驻北京的权利，外国人也才获得在中国境内游历的自由。

在人类历史上，这还是第一次，来自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的人们面对面地站在一块儿，互相审视着对方。先进而且具有进取精神的西方人满怀期待，他们碰到了具有保守孤傲、雍容自尊、心绪平和等特征的中国人，于是积极进取与温和保守发生了碰撞。已经处于蒸汽、钢铁、电气时代的西方世界正在步步紧逼仍然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东方世界。读者不妨设想一下，如果中国的孔夫子愿意会见一位富于进取的西方商人，那么我们便让他们相识并交往，然后他们互相形成对彼此的印象和看法。然而事实上，孔夫子根本就不可能同意这样的会面。理解了背景，读者对于东西方最初接触时的情形便会有较为准确的定位。

中西方之间绝对不存在交往的共同基础，也没有共同的利益背景。其实，我们非常渴望拓展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往来，然而中国却小心翼翼地控制着这个贸易尺度。中国与我们的贸易往来只限于广州，那里也是唯一允许进行贸易的中国口岸。在这样的情形下，中国人将成捆的生丝和成箱的茶叶从牢固的要塞上用绳子传递给我们，我们再将墨西哥银圆^①和英国鸦片用绳子递回去。显然，如此的商业交易形式何其脆弱，这样的贸易联系是消极抵制、缺乏积极鼓励性的政策的结果。

事实上，中国并不是拒绝与欧美国家建立政治和经贸关系，只是不希望扩大自己与西方的交往，以防过多的交往会超出自己的控制范围。

① 墨西哥银圆，又叫做“墨银”或“墨洋”，是墨西哥独立为共和国以后于1823~1824年铸造的钱币。币面为墨西哥国徽，一只鹰嘴中叼着一条蛇站在仙人掌上。币径、重量均与本洋相同，银色为90.18%。墨西哥银圆于1854年初入中国，先是在广州使用，其后流行各地，代替本洋成为主要通货。本洋为西班牙查理三世时代的银币，为头像币，于明隆庆年间开始流入中国。本书后面的章节还会在多处提到墨西哥银圆。——译者注。



中国政府曾经严格禁止百姓前往海外地区，一旦有人敢违令，回来之后等待他的便是被官吏送上断头台。多年以来，这一条禁令并没有被严格执行，不过也一直没有被正式废除^①。当时，中国政府还规定，凡是超过六英尺的船只都不得建造。这使得中国的商业航海既无利可图，又要承担相当大的风险。中国的港口不允许任何国外的船只进入，也禁止国内的船只出海远航。鉴于如此情形，我们不难揣测这个国家到底会在多大程度上接纳异国的客人，又在多大的程度上愿意对他们进行回访。在这种闭关自守的政策中，唯一例外的就是允许少量的暹罗^②商船进入几个特定的中国港口，在曼谷和这几个港口之间进行商业贸易。当然，这些“优待”的船只是需要按时注册登记的。这些商船乘着夏季风或东南季风来到中国，再随着冬天的西北季风返回自己的国家，每年只能进行一次这样的贸易旅程。

本书的目的并不在于探讨导致中国采取闭关自守政策的原因，也不在于探讨这种政策的执行情况。不过，中国对西方各国的特点和地理位置都一无所知，这是显而易见的。据说现在的德意志帝国曾经派遣一支外交使团前往中国商讨签订条约的事宜，但遭到了中国的拒绝。在英国公使的百般周旋下，中国才勉强收回了拒绝的成命。中国政府还天真地宣称，他们从英国公使提供的信息得知，德国是一个值得尊重的民族，正是因为德国国王是大不列颠女王的亲戚，他们才同意与德国使团商讨条约问题。1870年，北京的一位高级官员带着特殊的使命前往欧洲访问。

① 作者此处提到的是清朝初期为了镇压沿海反清势力而执行的“禁海令”。顺治十八年（1661年），中国政府勒令江南、浙江、福建和广东等地的沿海居民内迁30至50里，同时还勒令烧毁沿海居民的全部船只，不允许有任何船只入海。康熙二十年（1681年），禁海令曾被短期废除。乾隆时期又重新得到强化。进入近代后，禁海令才得以逐渐终止。——译者注。

② 暹罗即今泰国。——译者注。



出访前，他竟然要求在行李中准备一百五十多磅的食盐，因为他担心出访以后很难买得到食盐。1884 年左右，清朝内阁的一位官员曾向他的同僚询问，外国人结婚的时候有没有正式的婚约，他们是不是两情相悦，自由结合，抑或毫无章法。

伴随着这些毫无根据的无知，中国人对我们这些陌生人的风俗习惯和面貌长相等都产生了相当荒谬可笑的观念和看法。再加上我们居住在遥远的地方，对中华帝国及其文明的影响感受微乎其微。如今，对文化人类学感兴趣的学者在北京或其他城市的书店里都可以找到描述外部世界野蛮人的书籍，书中还有很多用水彩描绘的外国人形象。在这些插图中，有些外国人长耳触地，而有些人则腿短无比。这些对其他民族的描绘使学者们确信，中国人一定对大猩猩有着全面而准确的了解。此外，中国人对外部民族还有其他描述，其中一个民族的人胸前长着一张像瘤子般的脸，还有一个民族的人左手拎着脑袋，轻松自如地自由来往。很显然，中国人对于外国所知甚少，缺乏认识，却又有着丰富的想象，他们不愿意与外国人进一步交往的心态也就不难理解了。

在这种闭关自守的状态被打破之前，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都是它自己营造的世界体系的中心，在这个体系里，它处于最终的支配地位。它是一个强大的、高度文明化的帝国，就如同一颗永恒的行星，连同环绕在它周围的满怀羡慕的卫星国一起，形成了一个行星系。东北的朝鲜、北方的蒙古、西边的喀什噶尔、位于喜马拉雅山的西南地区、南部的缅甸和暹罗、沿着南部边界分布的安南^①，还有像带子一样分散在中国海上的小王国琉球^②等，它们都环绕着中国，以它为中心，用最精妙的赞扬和模仿来阿谀奉承它。它们完全照搬中国的文明，借用它的宗教，甚至连

① 安南即现今的越南。——译者注。

② 此处琉球相当于太平洋上的“琉球群岛”。——译者注。



政府体制也以它为蓝本。此外，有几个国家还采用了中国文字，从中汲取它的文学和艺术养分。由此可见，所有卫星国都将中国视为东方世界的最高权威和至高无上的统治者，而中国也会以仲裁者的身份用武力来帮助其镇压反叛和暴乱。于是，中国自奉为、也被公认为是其他卫星国的保护神与监督者。

在这个行星系中，日本就像是一颗游移不定的、危险的彗星。或许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像日本那样从中国攫取了那么巨大的实际利益。它的艺术、它的书面语言、它的大部分文学以及它的一种宗教无不是从它那伟大的大陆邻居——中国借鉴而来的。这并不难举例，从日本对它自己两种主要的物产——茶叶和蚕丝的称谓上就足以表明它们是从中国引进的。然而，尽管如此，日本却一直是个只会招惹麻烦的邻居，也是中国稳固而且公认的霸主地位的挑衅者。中日两国之间的最近冲突并不是历史例外，而是中日两国过去千年来冲突的当代重演。

除日本外，上述其他的卫星国都和中国建立了明确的、相互理解的睦邻友好关系。每当新年来临之际，各小国都会派出使团带着贡品来到北京，进献给中国的皇帝，并表达他们的新年祝福。中国的皇帝也会亲自接见他们，并在他们归国之时赏赐大量远远高于贡品价值的回赠礼物，这也突显了他的权力比其他小国君主强大得多，也拥有着更多的财富。暹罗几乎每年都会向中国进贡白象，一些白象至今仍然存活，被圈养在北京的象苑里。只有在 1894~1895 年的冬季，朝鲜国王没有派遣进贡使团访京，这即使不算是数个世纪以来的特例，至少也是几十年以来的一个例外了。以往，中国和朝鲜的商业贸易都是通过这些使团来进行的，规模庞大的商队跟随着使团来京，同时享受着特权待遇，商队进行的商品买卖都免除了所有的税收。在这些边缘小国中，君主的继位问题是非常现实的。当几个继承者之间出现争权夺位的现象时，中国皇帝的意见就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这些国家中，新继位的君主都要派遣专门



的使团前往北京告知自己继位的消息，并要请求中国皇帝仁慈的恩准。尽管这只不过是一个形式，然而在这些国家中，它却早已经成了惯例，这在朝鲜和安南尤其如此。

可以预想，细微缜密、高度务实的西方人很容易对这种灵活松散而又带有东方本质的关系产生混乱和误解。任何一种欧洲语言都无法表达中国所宣称的自己与上述国家之间的关系，因为它与我们对国际关系的理解是大相径庭的。由于缺乏一个合适的术语，同时又缺乏对这种关系的准确理解，因此西方一直将这种关系称为宗藩关系。然而，本质上它并不属于宗藩关系。宗藩关系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藩属国必须定期向宗主国缴纳一定数额的贡物和贡金，而且还必须按照宗主国的需要提供一定的兵力。然而，上述国家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被中国强迫这样去做的。事实上，中国一再向比它弱小的邻国提供军队，帮助它们镇压国内的造反和叛乱，然而却从来没有请求或接受过邻国对它进行此类的军事援助。除了新年的时候中国有和它们保持互赠礼物的惯例，其他国王并没有向中国皇帝定期定额地进贡财物。

对我们来说，这种关系模糊而且不确定，但是对东方人来说，它却既简单又清晰，因为这恰恰符合了他们的思维方式与观念。他们将它形象地描述成兄长和弟弟们的关系。举例来说，在中国和朝鲜的关系中，中国政府就使用这样的词汇来形容两国的关系，就像是一个家庭中两兄弟因亲缘产生了不同的地位。在宗法制度下，兄长有着超越弟弟的某些权威和责任。这种观念已盛行于中国各地，甚至也成为了整个政府的基础。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中国和他周边弱小邻国之间的关系了。这体现了一种道德权威以及对正义的支配，然而这与我们的思想观念却是格格不入的，也是令我们反感的，因为这种关系既可以随意强加于人，又可能随时被取消。或许这种凭主观判断就能随意决定强弱与否、存在与否的关系恰恰就是最令东方人满意的。



长久以来，中国始终保持着它的霸主地位。它欣然地接受着那些弱小的、欠发达的邻国的不断的赞美、恭维和奉承，这使它的整个民族形成了强烈的骄傲自大意识。于是，它有理由鄙夷那些没有受惠于它的远方国度，以及那些完全不按照它的模式去塑造自己的国度。勤于思考的人们并不会对此感到惊讶。中国处于一个由谦恭的崇拜者们组成的圈子中央，它排斥任何异己者闯入。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中国或多或少与印度保持着某些联系。那么，与欧洲的交往对于这个东亚的伟大帝国到底意味着什么？站在东方的立场上，中国需要对此作出充分正确的判断。

在对待同欧美各国建立友好关系的问题上，中国始终保持着镇定自若的基本态度，但是却荒谬愚蠢地过度自大。更加不幸的是，在中国政府和百姓看来，当我们将与西方的交往和联系强加到它的头上的时候，这无疑是一件既可怕又可耻的事情。

本书不准备讨论一个国家是否有权以武力方式强迫另一个国家与之建立并维持良好的外交关系和商贸往来，这个问题应该留给国际法权威们去思考。我也无意对鸦片战争的正义与否发表任何评论。本书不想去记录各种观点和意见，只是力求在一定程度上忠实而准确地描绘、剖析鸦片战争的真实情形。对于所有聪明的读者来说，事实的大致轮廓是非常清楚的，而且每一位读者都能够得出自己的结论。然而，这些真实情形在中国人心中所激起的情绪，中国对待此事所持的观点，都严重扭曲了他们对所有外国人的看法，也影响了他们对外关系的整个过程。所有这些情绪和观点以及由此产生的更深层次的影响并没有得到世人充分的了解和清醒的认识。倘若不将鸦片战争梳理清晰，就不能真正地描述现代的中国人，再生动的描述都将会显得苍白无力。也正是基于这一原因，我们有必要先简单介绍一下鸦片战争。

不管是否存在什么其他的重要原因——尽管还有很多这些原因，它



们都曾经导致了一系列针对中国的海陆征讨：从 1842 年攻击远在广东以北的吴淞要塞，到 1860 年占领北京的北城门并烧毁圆明园。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这一切军事行动的最终目的都只有一个：鸦片。在中国人看来，外国人的诸多不满都仅仅是借口罢了。利用这些借口，外国人只想实现的主要目的是：打开中国的大门，将中国变为巨大的市场，向中国倾销种植在印度的毒药，然后让中国的子民去吸食这种毒药。

在中国人看来，这个事实是清晰明了、不容辩驳的。早在 1842 年之前，英国将鸦片通过公开或走私的形式运贩到中国，这已违背了中国的法律。清朝的广东地方政府和东印度公司的代理商就此问题产生过多次摩擦和冲突。在东印度公司经销鸦片的特权被取消之后，这种矛盾和冲突也进一步升级。1840 年，确切地说，应当是 1839 年，钦差大臣林则徐被派往广东，奉谕旨要不惜一切代价，彻底断绝当地鸦片贸易的威胁。此时，双方的矛盾也达到了顶点。

林则徐到达广州后不久，就在广州水面查获 22 艘运输鸦片的外国商船，所有鸦片总价值竟然高达 900 万美元。这显然是对中国法律的公然侵犯与亵渎。根据通行的公认法律，所有这些鸦片以及运输鸦片的船只都要被没收。于是林则徐立即命令外国人交出所有鸦片，他态度非常强硬，外国人不得不投降。英国商务监督义律被迫交出所有鸦片，并保证以后再也不向中国港口运输鸦片。这次缴获的鸦片一共有 20291 箱，林则徐立即将它们投入到在海边已经挖好的大坑中，并掺以石灰和海水进行彻底销毁，销毁后的残渣随潮水被带入珠江。当时现场有众多负责严密监视的官吏，防止任何人趁乱私自带走鸦片。有一个中国人想乘机偷偷拿走一小块鸦片，结果当场被斩首示众。通过如此强硬的手段，所有鸦片都被彻底销毁了。

这些都是铁一般的事实。中国政府彻底杜绝鸦片贸易的决心确实令人敬佩，收缴销毁鸦片也是中国政府的权利。而钦差大臣林则徐作为臣



子，他忠实彻底地执行着皇帝的命令。

站在中国人的立场，这一行动是正义的、值得称颂的，不过这毫无疑问地激怒了英国。英国派遣了陆军和舰队来到中国，并迅速攻占了沿海的几个重要港口；舟山群岛失守了；六朝古都南京也被围困了。在刺刀的威逼下，中国政府被迫与大不列颠在南京签订了条约。条约规定，中国政府要赔偿 2100 万两白银，其中 600 万两作为对被收缴和销毁的鸦片的赔偿，300 万两作为商人的损失费，1200 万两作为军费赔款。在该条约中，还有一项重要的规定，即香港被无条件地割让给英国女王。

这些事实都令中国人刻骨铭心，它们也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对外国人的看法。我们不必为促使英国采取军事行动的原因和不满进行辩解，因为在中国人看来，即使没有鸦片，英国迟早也会对中国发动武力侵犯。关于这一点，中国人指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在 1860 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之前，外国针对中国的军事行动从来没有真正停止过。在相继发生的皇帝出逃以及在流亡中病死的事件之后，中国政府被迫作出了更大的让步，承认鸦片贸易在中国的合法化地位。中国人说，直到那时，局势才得以平静下来，英国人才会摘下战争的恐怖面纱，用调和的、抚慰的语气和政策取而代之。中国政府曾经作出了很多艰辛的努力，希望劝导英国同意立即查禁鸦片贸易，或者逐渐断绝鸦片贸易。对于中国政府的努力，明眼人是心知肚明的。此外，明眼人也都知道，这些呼吁被英国人漫不经心地束之高阁，抑或干脆拒绝了。这一事实再一次加深了中国人对西方人的认识和厌恶之情。

正是在如此情形之下，中国闭关自守的状态被迫打破了，不得不正视现代西方世界，并被迫与之建立全新的、极不情愿的外交关系。它会痛恨在它看来毫无道理的侵略，这是自然的；它会误解甚至厌恶那些真心实意为它的最高利益服务的人，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它的统治者对现代国际法及其内容不甚了解，对平等独立国家之间交往的准则也是一无



所知。正是由于统治者的懵懂无知，他们才经常将自己的政府摆放在错误的位置上，也因此经常在那些本应获胜的、争取正当权利的外交斗争中失败。他们和那些批评他们的人一样，对这个现实情况心知肚明。然而他们过于狂妄自大，从来都不愿公开承认这一点。我曾经听清朝政府的一位内阁成员说：“其实公理和正义在哪一边并不重要，不管遇到什么问题，我们最终都会以失败而告终。即便是我们处于有利地位，我们也总会乱了分寸，铸成大错，最后以惨败收场。”恐怕这种悲哀的评论所包含的内容远比说话人本身所认识到的程度要深刻得多。

这里有一个本身并不太重要的例子，但是它却能够充分印证这位内阁成员的抱怨。长期以来，北京城有个惯例：每当皇帝出巡的时候，他所经过的街道都要提前关闭，严禁百姓通行。有一次皇帝出巡，清朝总理衙门照例提前发出公文，很有礼貌地知会了各国驻京公使。其实外国人并不在相关的街道内居住，皇帝出行不会对其造成丝毫影响，并且禁行的时间也仅仅持续几个小时而已。但是，除了一家公使馆外，其他驻京公使馆都对清朝政府的这种照会表示出了强烈不满。清朝政府的过分客套反而弄巧成拙了。在欧美国家的首都，不要说是市政府，就算是国家枢密院，都不会庸人自扰地为了特定街道的暂时关闭而通知外国使馆。如果需要的话，他们会直接将街道封闭一整天、甚至是一个月。倘若哪个外国代表对此提出异议，他们会立刻予以得体的反驳。

如果我们能够更加全面地了解中国人，如果我们能够更加全面地认识他们的优缺点，如果我们能够更加准确地记录和描述最近三十年来他们与西方的交往过程，那么我们会惊奇地发现，中国古老的传统模式在此阶段并不是没有改变，实际上恰恰是发生了巨大变化的，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基本适应了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中国人并非像外表看起来那么愚蠢迟钝，他们本质上是既谨小慎微、保守自大，又骄傲自满的。然而必须承认，他们沉睡了数个世纪之后被粗暴地唤醒，面临着一个并